

道德真經廣義卷之十九

羊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疏前章明最則能聞衆前首標孔德而句明德人之順道次道之為物下五句辨應用之名結之精真自古下五句辨應用之名結

生成之德○義曰前以俗學為滯對持示棄絕之門此明至道非常恍惚表後真之所窮衆前之本始惟至道之可依爾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注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如何言此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也

疏孔甚也從順也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

甚有德之人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也義曰道無名也唯德是顯之德無本也自道而成之至人能順於道德乃彰矣故云

甚有德之人唯能順於道天帝王君臨天下資順道以居尊統御域中必抱道而立極故尚書堯典舜典皆云曰若稽古者言

順考古道也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注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

疏此明虛極妙本為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為物其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為

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謂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為恍惚爾

義曰恍惚者不無不有非有非無謂之有焉乃隨迎不得謂之無也乃應變多方

義曰道者虛無之稱也以虛無而能開通於物故稱曰道無不通也無不由也若處

於有則為物滯礙不可常通道既虛無為體無則不為滯礙言萬物皆由之而通亦

况道路以為稱也寂然無體也而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殺萬象運

動皆由道而然不可謂之無也及乎窮其動用考彼生成豈見其所管為豈知其所

運化不可謂之有也乃是無中之有中

之無不得指而定名故謂之為恍惚爾惚兮恍其中有象

注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

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

義曰自上而下謂之降妙本之道出乎虛無虛無之體清淨在上欲生化品物運道

神功於妙無之中而生妙有妙有融化自上而下降於人間兆見物象妙無為本妙

有為迹本則澹然常存迹乃資生運用由是言之一切物象皆由道生一切形類皆

道之子矣恍惚其中有物注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無還

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疏物者即上道之為物謂妙本也妙本降

生兆見物象修性返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

義曰物是妙無之本象為妙有之迹既從

本而降迹則是道生萬法循迹歸本則萬法復宗於道言自妙有却歸妙無無始無終常生常化矣

疏言人修性返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

義曰自道所稟謂之性性之所遷謂之情人能攝情斷念返性歸元即為至德之士矣至德之本即妙道也故言修性返德自有歸無情之所遷者有也攝情歸本者無也既能斷彼妄情返於正性正性全體德為道階此乃還冥至道也冥者契合也妙物為道故云攝迹歸本此乃攝有用之迹歸無為之本也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

注恍惚有無杳冥深昧也虛極降生修性返德攝迹歸本妙物存無杳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者也

義曰初則妙本降生自無而顯有次復攝

迹還本自有而歸無明此二句強為終始恐世人迷惑言道不復存執有則必無執無則必有兩邊為滯不悟中道之門故示之曰其中有精甚真甚信則明妙道常在

不始不終了悟玄言即契中道矣又就生成門解之則恍惚之象者清虛之氣也在上為天恍惚之物者厚濁之氣也居下為地杳冥之精者沖和之氣也此三氣交感而為人焉人者三才之中最靈之智用天法地無所不能亦自妙本分氣而生若失性任情則離本而湮滅若修性返德則得道而起騰其沖和之氣稟於身中修之則存甚真甚信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注杳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則應用不差故云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徧被羣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義曰被及也差爽也違失也道之至也微

妙玄通不可以有推不可以無喻去此之外不名為道豈有諸法可假雜乎可謂真矣垂變化之功功無不在彰感應之信用不可窮故為至精至信也尚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一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注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

以閱衆甫

注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

疏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本真真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

義曰渝變也杳冥真道化育羣情物有始終道無今古常為物本而道本無為也

疏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常不去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真精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今各遂生成之用也

義曰前解云天覆地載日照月臨皆道與之用也天清地寧谷盈物生皆道與之名也此名此用則今古不移至信至精則古今常在不稱功於萬有各被其生成但若用於羣情羣情豈觀其終始為化之主玄哉妙哉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今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耳

疏又詳質云吾何以知萬物本始皆稟於道道必度闊之令遂其生成之用而然

哉答云以此以此者以此甚其甚信凡今萬物皆稟妙用生成故知之爾

義曰道之生育萬殊度闊衆類為物之本

為化之先天以之清地以之寧萬物以之生日月以之明其既然矣何以知其然哉

以其甚精甚信今古不移物稟道生道為

物本故也然則甚大之德者天地也至明之象者日月也用道法天者帝王也帝王

富有天下尊居域中子育萬靈首出庶物安靜以象地被袞以象天職官以象四時

明賞罰以象秋夏而能體道清淨法道無為撫之以至仁示之以至信使衆生知道為本始各捨末而歸元知道為祖宗慕遠淳而復樸洪圖克固玄化克昌矣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開來前此章明抱一為式不爭則所以曲全首六句示誠全之行是以以下兩句標聖行以明次四句覆釋曲全至樂新夫惟下結不爭必全而歸曲全此則標示全和教以修行之行曲之功少能究察自見自是之速除自修自能全執於爭者

曲則全

注曲已以應務則全

疏曲者委曲從順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

義曰理身之道先理其心之理也必在

乎道得道則心理失道則心亂心理則謙讓心亂則交爭謙讓則曲已而順物交爭

則飾躬而非過曲已順物者不與物逆物亦順之曲已全人人必全之不與物爭乃全身之道也尚書曰萬方有過在余一人

余一人有過無以故萬方此帝王曲已責躬之道也

枉則直

注枉已以申人則直

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

曰正曲曰直言人雖不與物逆物來枉已已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已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則直

義曰得道之心不與物逆物來枉已已能受之彼必知慚及自修整者如廉頗藺相

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所恥也塗見相如吾必辱之相如其言常引車以避之其從者怪而問之曰相國不畏強秦而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輕趙者

畏吾與廉將軍耳五若與廉將軍相遇兩虎既鬪勢不俱全趙國之危秦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於身乎頗聞之負荆肉袒而謝焉此乃彼必懼而自修整以已之直能正於曲之效也正曲曰直者春

秋襄公七年冬十月晉卿韓獻子厥告老其子穆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已心也正曲為直正人曲也三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為人也如是則明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韓起朝獻子遂請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為公族大夫焉

○ 空窪則盈

注執謙德則常盈
疏窪坳下也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守為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空窪則盈義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者謂丘陵川谷之屬也高者漸下則下者益高是故變其盈者而流布謙者也盈則被變高不可恃也謙則流布下可以守也地坳下水則就之

以致盈滿人謙下德則歸之以致光益矣為謙者指為折讓無非謙謹不違法度動合卑柔德乃歸之亦如地坳水聚矣能曲能枉窪者皆謂下其心也則全則直則盈者皆謂益其德也理國之君納汙合坳下士禮賢遠近歸之國乃昌大也

○ 弊則新

注守弊薄則日新
疏弊薄惡之謂也曲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云弊則新

義曰薄惡之處弊屈之事人所不取今我取之自處薄惡則為眾人所歎美矣修道之士行人之所不行學人之所不學安人之所不安樂人之所不樂為人之所不為得人之所不得所行所為無非謙靜澹泊故能德光而道成可謂德行日新矣少則得

注抱一不離則無失矣
多則惑

注有為多門則惑亂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注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
疏謂少自取也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與者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歧路喪生諒在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式矣式法也

義曰廉士可以分財言其自取必少也自取其少者無貪心無貪心者人不爭人不爭故得矣自取多者必不平不平則爭起為人所奪反乃失之故惑矣此舉喻以明修道也修道之法則有萬殊其致道者在於守一爾守一不失者理身則得道理國則無為無為化物物自寧泰故聖人抱一為天下法矣理身不欲多其事修道不欲多其門多其事者萬慮營營以害一生生能無傷乎萬人譽以射一鵠鵠能無中乎多其門者玄教萬途丹經萬卷以一人

之心兼累聖之道形疲於外神亂於內故去道愈遠矣理國多事者晉政多門故諸侯不附秦網煩密故四海心離一國三公自然難理十羊九牧詎可化人亡羊者歎於多岐喪生者由其多事理故然矣

不自見故明

注人能不自見其能常曲已以應務則德全自明矣

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常委順於物則其全德日益明白故云以

故明

義曰自見不美必有爭尚之心故不能委曲順物矣能委曲順物不自見已美者是以德全而益明也夫德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之人表裏無隔洞見八極則不自見之明其明廣矣

不自是故彰

注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已申人則其直自彰矣

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

自申說以己為是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著也故云故彰

義曰自是其事者必有執著之心故不能枉已從屈矣能枉已從屈不自執是其事故直顯而益彰也夫直彰則善彰善彰則

德彰德彰之人則萬物歸之德益光大則不自是之彰其彰明矣

不自伐故有功

注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已

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當為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已如地坳下水必盈焉故云有功

義曰自稱己善曰伐也人好自伐必有貪競之心則不能物下守謙矣物下守謙不自伐其善者故善著而有功矣有功之人

人倚其惠物受其賜善功所及孰不悅隨則不自伐之功其功大矣顏回曰願無伐善尚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不自矜故長

注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則人推其長

疏此覆釋弊則新也人能守弊薄不自矜則人必讓善行能益長故曰故長

義曰矜恃也自恃已長之人必有誇衒之心則不能自處弊薄矣能處弊薄則人必

共推而美之則其不矜恃之美益長矣尚書曰爾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是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不與物爭誰與爭者

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是直則天下人物誰能與不爭者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義曰夫好爭之人故非道矣不爭之德德之大焉前舉曲全枉直窪盈弊新四者為因修之行覆明不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彰果應之功行四行之人謙虛柔弱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而得故明故彰故有功故長四善之報矣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注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

必全理歸之

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已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

義曰此所明曲者是柔順屈曲之曲非回邪之曲也聖人抱此曲全之道以垂法於天下天下既理聖人不自見其美不自是其行不自伐其功不自矜其能萬物歸宗於聖德聖人謙順而處之則曲全之德自然歸矣自古及今此言久著行而必効信實非虛但人君抱一攝謙歸根安靜必顯誠全之德臻乎太平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疏所謂曲全此章明辯道忘言執事則自同於夫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成義曰夫言教不繁必歸自然之理

兩為暴國非長久之資希言將漸於忘言舉暴成今其息暴息暴歸靜於必應之信不足則民建應之以不信天為暴而不久風雨且能常貴夫忘於天地惟莫重於神明暴風飄風而於大地惟莫重於神明暴風飄風而於大地惟莫重於神明暴風飄風而於大地惟莫重於神明

希言自然

注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

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之理矣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

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曰希言自然

義曰教必因言言以明理執言滯教未曰通途在乎忘言以祛其執既得理矣不滯於言是了筌蹄之用也筌蹄者莊子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者以竹為之取魚之器也蹄者以繩為之取兔之器也魚兔既得則筌蹄可忘若執筌蹄

乃非魚兔矣若執於言又非教意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物而不久

義曰此風雨者喻也夫狂疾之風暴急之雨理身理國於教為喻其別有三何者風